

五十二

你知道我不过在自言自语，以缓解我的寂寞。你知道我这种寂寞无可救药，没有人能把我拯救，我只能诉诸自己作为谈话的对手。

这漫长的独白中，你是我讲述的对象，一个倾听我的我自己，你不过是我的影子。

当我倾听我自己你的时候，我让你造出个她，因为你同我一样，也忍受不了寂寞，也要找寻个谈话的对手。

你于是诉诸她，恰如我之诉诸你。

她派生于你，又反过来确认我自己。

我的谈话的对手你将我的经验与想像转化为你和她的关系，而想像与经验又无法分清。

连我尚且分不清记忆与印象中有多少是亲身的经历，有多少是梦呓，你何尝能把我的经验与想像加以区分？这种区分又难道必要？再说也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那经验与想像的造物她变换成各种幻象招摇引诱你，只因为你这个造物也想诱惑她，都不甘于自身的孤寂。

我旅行途中，人生好歹也是旅途，沉湎于想像，同我的映象你在内心的旅行，何者更为重要，这个陈旧而烦人的问题，也可以变成何者更为真实的讨论，有时又成为所谓辩论，那就由人讨论或辩论去好了，对于沉浸在旅行中的我或是你的神游实在无关紧要。

你在你的神游中，同我循着自己的心思满世界游荡，走得越远，倒越为接近，以至于不可避免又走到一起竟难以分开，这就又需要后退一步，隔开一段距离，那距离就是他，你是你离开我转过身去的一个背影。

无论是我还是我的映象，都看不清他的面容，知道是一个背影也就够了。

我的造物你，造出的她，那面容也自然是虚幻的，又何必硬去描摹？她无非是不能确定的记忆所诱发出的联想的影像，本飘忽不定，且由她恍恍惚惚，更何况她这影像重叠变幻，总没个停息。

所谓她们，对你我来说，不过是她的种种影像的集合，如此而已。

他们则又是他的众生相。大千世界，无奇不有，都在你我之外。换言之，又都是我的背影的投射，无法摆脱得开，既摆脱不开便摆脱不开，又何必去摆脱？

你不知道注意到没有？当我说我和你和她和他乃至于和他们的时候，只说我和你和她和他乃至于她们和他们，而绝不说我们。我以为这较之那虚妄的令人莫名其妙的我们，来得要实在得多。

你和她和他乃至于他们和她们，即使是虚幻的影像，对我来说，都比那所谓我们更有内容。我如果说到我们，立刻犹豫了，这里到底有多少我？或是有多少作为我的对面的映象你和我的背影他以及你我派生出来的幻象的她和他或他的众生相他们与她们？最虚假不过莫过于这我们。

但我可以说你们，在我面对许多人的时候，我不管是取悦，还是指责，还是激怒，还是喜

欢，还是卑视，我都处在扎扎实实的地位，我甚至比任何时候反倒更为充实。可我们意味着什么？除了那种不可救药的矫饰。所以我总躲开那膨胀起来虚枉矫饰的我们，而我万一说到我们的时候，该是我空虚懦弱得不行。

我给我自己建立了这么一种程序，或者说一种逻辑，或者说一种因果。这漫然无序的世界中的程序逻辑因果都是人为建立起来的，无非用以确认自己，我又何尝不弄一个我自己的程序逻辑因果呢？我便可以躲藏在这程序逻辑因果之中，安身立命，心安而理得。

而我的全部不幸又在于唤醒了倒楣鬼你，其实你本非不幸，你的不幸全部是我给你找来的，全部来自于我的自恋，这要命的我爱的只是他自己。

上帝与魔鬼本不知有无，都是你唤起来的，你又是我的幸福与灾难的化身，你消失之时，上帝和魔鬼同时也归于寂灭。

我只有摆脱了你，才能摆脱我自己。可我一旦把你唤了出来，便总也摆脱不掉。我于是想，要是我同你换个位置，会有什么结果？换句话说，我只不过是你的影子，你倒过来成为我的实体，这真是个有趣的游戏。你倘若处在我的地位来倾听我，我便成了你欲望的体现，也是很好玩的，就又是一家的哲学，那文章又得从头做起。

哲学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智力游戏，它在数学和实证科学所达不到的边缘，做出各式各样精致的框架结构。这结构什么时候做完，游戏也就结束了。

小说之不同于哲学，在于它是一种感性的生成，将一个枉自建立的信号的编码浸透在欲望的溶液之中，什么时候这程序化解成为细胞，有了生命，且看着它孕育生成，较之智力的游戏更为有趣，却又同生命一样，并不具有极终的目的。